BJ
1558
C5H35
V.7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敦倫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内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已之道至矣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已重者不知立功名

唐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

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之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傳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爲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

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

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德宗建中元年乃遙尊帝后沈氏爲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制以廐馬負載賜其家

禁中近清明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却無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已寄令人描樣矣不數日實促珠子鞍轡傳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不敢問依旨進入太后令送後苑拆修遂施朱韉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舒可容體甫近上巳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囘

遂乘此轎士論皆謂雖神宗絕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孃孃試乘此輦往凉殿散心太皇曰令上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凉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敬仲進光獻

悅詞云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
蓋用此兩事也
鄭從易母兄俱死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
曰父母在遠當朝夕在念經時無安否之問
以至年餘不知存亾耶特除名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
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

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三十日親亾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佞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

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遂出騰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事參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祐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之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

此三者罪已不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無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爲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曷之曰爲國者忘其家汝弟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踪陵母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連坐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侍臣符寶郎董文忠宣付史館書

之○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唐路丞相隨○父死於敵○隨方嬰襁○迫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否○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

日寃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視使者伺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罪直言亦自此病躄後每語所給之事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忽然覺毒沿五内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

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體至足脛色皆
如墨傍攻出絲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
達數十步外惟食啖無減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
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床眠母往闇
斫之値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
巳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巳子

先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朱欝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痢下公方同病骨立猶强起乞以巳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曰久痢氣陷當於香連丸中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一服而愈

秦母柴氏秦潤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

俱歿潤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吾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之行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

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
復其家

余齊民爲邑書吏父在家亾家人只以父病報
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
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
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
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賦賜其母穀百斛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兒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

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共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

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矣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溺死於閩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悲泣不看而返

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橫皆爲讐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間一日過銅梁夜月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吏曰過家頻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

過吾鄉頫語隣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爲吾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公忽不見此余聞之方伯羅循擧者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

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
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
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
舉孝廉仕至遂縣尋擢廣西參政與妻皆卒
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
如已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
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

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

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

先考亭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羮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丘墓是也

不孝慢燒千束紙虧心枉爇萬爐香神明本是

英雄轉豈受人間枉法贓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衰以離合爲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水火有失嫺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遘恒必由之譬如有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甘心焉矣

四本堂座右編三集卷之十四敦倫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五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口德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唐高宗告武后。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强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明太祖欲殺一犯者東宮欲宥之太祖問刑部郎袁凱對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

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眞宗召种放至闕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嘲曰

不把一言裨萬乘祗叉雙手揖三公上召楊曰安知無一裨朕乎出皂囊十軸書乃放所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荆謝之

宋英宗立爲太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卽位意便怱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歐陽修進曰問蔡襄文字尚在禁

中上曾視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知
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
曾見猶須更別辨眞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
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書與
富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
賴仁宗神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
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
此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

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
須辨眞僞况止傳聞之語乎帝悉寢釋

唐嗣聖中禁屠宰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仝
僚杜肅懷一臠上告明日武后謂德曰卿生
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后曰自今會客
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欲唾其面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
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

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後生變。屏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論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既非朝命。州縣一有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

福彌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使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邪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彌之大禍也吉人之餘培植固不遠哉

宋萬歸宋宋殤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

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妒黨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

孜曰惟卩出好興戎

到溉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溉尚有餘臭令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啣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輦

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呼許人所諱且禍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取快乎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坷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尚書王僕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

千戶熏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

王慙悔

徐晞以掾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值釋菜衆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聲曰是不由科目顯者

嚴嵩用事時適有惟見於京師其形多目多手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揶揄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

問故王曰。傳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聞深銜之。

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瀹弟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陳壽性介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

著

金陵城北有湖周廻十數里幕府鷄鳴二山環
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
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綱罟之
利不下數千建康實錄所謂後湖是也一日
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焉謚
因舉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
日餘非敢望但賜後湖亦暢𢇛平生也吏部

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馮謐大有慚色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披羽袍有仙風爭延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召見亦默然不答惟曰吾宋人於今何有

淯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弟安之必無買此者

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弟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儉人遇兩家之爭而陰為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明達者言顯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一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

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

猶叩之不鳴也。亦謂之廢鍾鼓矣。然好言生
事者。亦所當戒。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
非有德者之言也

飛語無憑必稽其實一人無信尚審諸同行事
有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之可指必考其生
乎君子慎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
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

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慎無輕議人也

飲食中譚學問談人陰私談宦遊事蹟是大惡道耳不願聞然談宦蹟止於取人笑談學問使人妬間有取禍者談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凡老成人不宜說少年話無論招人侮慢卽此便是不敬處天理漏洩多矣

少年時作收斂語謂之失時老年人作壯往語

亦謂之失時

戹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

聲出則氣洩言出則志洩

當戹之施甘如時雨傷心之語毒如陰兵

目能視能不視口能言能不言心能思能不思

其惟至人乎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

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

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
止墮惡道而已曾直由此不作詞曲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
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巧甚詳
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
道好還之報如此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五尸德終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廣慈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要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塲當體患難人景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内人苦心

難當窘迫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

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所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喧囂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惟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後知沈默之體重

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虫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

名通天府蕩空寃障多祉萃於今生培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世反逞其所長以形人之短天富一人以濟衆人之困而世反挾所有凌人之貧真天之戮民哉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暴兇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

順從葢欲敎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
幸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
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舍牛實符
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
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
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葢有遇三齋
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
月亦減去食羊錢葢其遺制云

明仁宗為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被災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

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區過慎耶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胥沒亾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號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
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
敗於度外也
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
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
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
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

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旣收三千明年必有閹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炤無漏

鄒幹爲兵部郎中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兵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亂城中守者難之幹曰立城本以衛民急而拒民於外可乎立主納

之全活甚衆

夏原吉天性寛平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惨沮而筆不忍下也

李德裕頗爲寒畯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

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備未返管仲曰蓄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宮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齧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

嚙兒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憂懣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哉

齊貧女徐吾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氊毿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荅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

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
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鉏朝耕暮耘受
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
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
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
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
月受灾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
灾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

盡荒低田豐縣官不問高田旱將謂亦與低
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
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
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
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
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
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

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袁介踏灾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

釋迦常爲螺髻仙人禪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以其木即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維我欲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毀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夫佛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

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矣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見晝夜槌胸哭痛心徹骨髓吽云我孤獨何不反思量恣啖猪羊肉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燕鶯巢屋盡護惜弱息嬌雛蠓蟻穴居各棲止安窩樂含驚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胎難與胤嗣繁盛

韓山子乙未夏與數客坐恍然亭見羣鴉撲燕

燕避之計窮遶亭數匝於衆客中獨投其懷

鳥能望氣察人善惡燕武測其一端也

凡鳥翅足折喫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愈

陶弘景弟子桓闓先得道將超昇弘景問曰某

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

乎桓闓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虫

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

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

去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項本草以贖其過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虫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

僧子捷建靈隱高峰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斲磚至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火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嘆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令濕火尋過

金陵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債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猫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數日不食死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卽悲鳴而下歛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躑而斃

西王斯泛海風壞其舟得登一山遇猩猩救入穴內飼以果實越年餘有商舟經其處猩猩

逃之附舟依依作惜別意斯既登舟語舟人曰吾聞猩血染衣千年不變可共捕之舟人皆怒曰彼獸而人汝人而獸也共磔殺之

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形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之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虵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醖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則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菓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

鹽之醋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呼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雞則固已省巳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盃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於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盃冷汁施之於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六廣慈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七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閒逸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琴酒

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如彈丸當其轂轆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陷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者以爲長恨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鑷白冒遊少年間

取一班半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沈鳳峰日夜來月色清徹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雜俗開懷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綱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袁中郎曰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足餘則施之是爲損事要

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與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屋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柏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必此無他貧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

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寥落奈何輒自廢弛哉

山家清事云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荊間栽以竹十餘丈植芙蓉三百六十本芙蓉二丈環以松梅入此餘三丈重籬外芋栗羊棗桃李內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前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其一儲酒穀列山具農具一安僕役庖湢婢一童一園丁二前屋養鶴犬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

暇則讀書課農圃毋苦吟以安天年

凡山居者須先識道未識道而先山居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矚物成壅則欝欝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木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適足以資其喧耳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疎蘿薜欲青垂几席欄杆窓賨欲淨徹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

筆牀欲時泛花香備書欲曉人挂牙籤欲解事僕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嫏嬛仙洞不足羨矣

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休寧再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倪正父鉏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造物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人閒高爵厚祿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僂指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託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亾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

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頤養天真之野叟哉

春○首四時蘇萬彙者春也氣暖則襟韻舒日遲則烟景媚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畯舉趾

於南畝遊人聯轡於東郊風光之艷遊賞之娛此爲最矣

元旦(一)元旦應酧作苦且閱歲漸深韶光漸短添得一番甲子增得一番感慨莊子云大塊勞我以生此之謂乎吾所取者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東郊農事舉趾有期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雪條風消融煦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元宵○元宵豔節也星月交輝烟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叢中香肩影動綺羅隊裏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吾於元宵亦云

花朝○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舉行古亦無此說蓋後人以意創之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滿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清明○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是前兩日謂之寒食園林織錦堤草鋪裀水綠沙暄宇宙清淑東郊緩步瀁蕩神怡

夏○溽暑蒸人如洪爐鑄劍誰能躍冶須得清泉萬派茂樹千章古洞含風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山鏡裏亭臺兩行畫鷁湘簾竹簟藤桃石牀栩栩然蝶歟周歟吾不得而知也

端陽○一曰端午一曰天中節是時赤帝當權黄梅應午角黍蒲觴漫酬景物蘭橈桂楫笑倚風濤茜羅暎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絲絲而並潔酒醑典發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

伏○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候也秋爲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是時朱明司令大地幾爲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以湖山籠以竹

樹爐烟裊裊簾影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圖史
河朔風流碧筒佳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
是羲皇上人
秋○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鴈排雲寒蛩泣露
良用妻切可愛者雲斂長空水澄遠浦一片
冰輪皎皎碧落間令人爽然南樓清嘯東籬
暢飲亦幽人行樂時也
七夕○七夕之節牛女佳期銀河清淺玉露微

菽亘鵲橋於長空渡天孫於碧落閨人乞巧文士摛詞亦良宵也

中秋○銀蟾皎潔玉露淒清四顧人寰萬里一碧携一二良朋斗酒淋漓彩毫縱橫仰問嫦娥悔偷靈藥否安得青鸞一隻驂之憑虛遠遊直入萬頃琉璃中也

重陽○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連乎千家壺觴陳於四座鴈聲嘹嚦蟾影淒清紅葉點蒼

苔片片殘霞落地黃花泛綠酒重重蜀錦當筵龍山落帽東籬采菊吾願與陶徵士孟參軍共之

冬○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粧點春色又或六花飛絮滿地瓊瑤獸炭生紅蟻酒凝綠狐裘貂帽銀燭留賓龍尾兎毫彩牋覓句亦佳事也至於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瀨豪華寂寞各自有致

冬至○緹室氣動葭管灰飛日影有一線之長時節開三陽之首侵凌雪色巖梅片片衝寒漏洩春光堤柳垂垂弄影一元復始六琯迎祥律協黃鍾墨海起雲霞之爛物歸元竅歲寒高松柏之操

除夕○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圞爆竹在庭桃符在戶柏酒在壺如天親無故壎篪怡怡亦人生一樂也

日○萬物光彩皆生於日日暄則景舒日麗則景媚日長則景駐日霽則景明扶桑開曙則山嶽呈形羲御當空則樓臺生色暖烟堤草青青王孫綾轡永晝樹陰冉冉高士鋪茵又如欄杆乍轉花影參差戶牖初明縹湘輝映鳥聲繁碎物態融和晒魚網於江邊晞露珠於花上皆日之爲也至於巨麗之觀射霞光則金緋萬縷映山色則紫翠千重遠樹霏微

長波晃漾晶瑩鮮潔縹緲虛無誠宇內之奇觀也

月○玉宇無雲嬋娟萬里金鈎斜控乎疎簾松蘿爭媚寶鏡平臨於孤榭烏鵲驚飛吹笛倚朱樓片片梅花飄落飛觴歌白苧枝枝桂影扶疎金井梧桐秋懸玉兎畫橋楊柳夜挂銀蟾涼侵萬頃琉璃光滿三千珠翠山房得此清景無邊

○無心出岫舒卷自如山中曾伴老僧天上倏成蒼狗苡鞋踏處迷樵徑以難尋玉洞封時叩仙扉而不見澹籠竹樹深鎖樓臺氣雜香篆齊飛色與朝霞共燦蓋不特幽夢遥通巫峽而仙姿直至帝鄉矣

霧○匹練抹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難窺花枝半掩樹若增容山若增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則勝槩之一助

也

霞○霞日邊氣也盪胸縱目明秀可餐初升暘谷絳綵層層將隆虞淵金光片片扈從羲馭輝暎陽烏說者擬之旌旗幡幢之屬云

風○蕭蕭靈籟徐起青蘋入松則秋濤淅瀝敲竹則玉珮玎玲或度碧湍掀翻桃浪或穿紙帳吹動梅花至於壁上孤琴陌頭楊柳悠揚不斷奏七絃於瑤徽嫋娜無端弄千條之金

線對南薰而解愠開北牖以披襟大塊噫氣
竗至此乎
雨○甘霖一降萬象含膏洗山光則積翠如新
淨陌塵則軟紅盡滌上林流潤娟娟花卉剪
朱霞畫閣生寒楚楚琴書瑩碧玉又或滴梧
桐之瀝瀝秋夜偏長打菡萏之蕭蕭香風乍
散影對珠簾亂落聲隨玉軫爭鳴老樹紛披
鴉帶片雲飛去小橋瀰漫漁携雙鯉歸來園

丁欲罷桔槹隴牧爭披蓑笠安得王摩詰董北苑寫一幅絹素置我山窓也

露○露爲澤雖不及雨而潤過之沾濡香逕濕透苡鞋沆瀣下九霄捧金莖於仙掌瓊漿儲萬斛調玉屑於皇家又如凝荷蓋紛紛老蚌明珠綴花鬚點點鮫人紅淚若增滋碧羅襪生寒皆瀼瀼湛湛者爲之也

霜○淒淸之氣結而爲霜籬菊吐華蒹葭改色

鴛鴦瓦上夜來半似粧銀翡翠樓邊秋杪人
如曳練剪刀添冷羅綺生寒江頭楓葉搖丹
漁燈明滅汀畔蘆花飄雪鴻影迴翔又如茅
店雞聲板橋人跡孤衾寂寂一騎蕭蕭青女
漫鬪嬋娟素士遠挹穠纖眞可令溽暑潛收
緇塵屏絶矣

雪○天工剪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
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

窓輝暎明也宜長松修竹老梅片月怪石崚嶒深林窈窕寒江遠浦斷岸小橋古刹層巒疎籬幽逕老叟披簑垂釣騷人跨蹇尋詩小酌清談高樓長嘯船頭茶竈飄烟座上黛眉把盞老僧對坐韻士閑評披鶴氅縱步園亭御貂裘登臨山水如此景況何必峩眉千尺峰○峰削青蓮如劍如戟插雲入漢翠滴晴嵐掛海迎霞亘虹連雉振飛千仞之致也

嶺○山嶺綿亘臥牛眠象樵歌牧笛頗作幽棲
尋訪山僧此爲幽境

巖○巖石之勢向人欲落見之發怪想叢生桂
樹倒垂藤花題詩其上豁我渺思

崖○崖取傲岸如六鰲戴山亭亭拱立不可羅
床削可結屋丹泉翠壁左右暎發古樹修篁
遠近青葱幽處其中與麋鹿共遊

洞○窈窕峆岈洞之致也如瓊宮瑤室鬼斧神

工却無鑱痕迹桃花萬樹寒雲一函與道流
遜士翻藏書說鍊形法不覺澗水潺潺松風
謖謖

澗○澗有崒然之勢盤旋生動古松危石點之
細灑娟娟宜遊儵出沒壑有疎蕩之勢如楚
漢鴻溝劃然中斷又如瞿塘灎澦吞吐百川
礌砢拏攫長橋飛跨瀑布喧騰秋水寒烟排
空作勢獨得之徑無過於此

坡○坡之迤邐麓之秀宛入山有路路有行人佳山有村村有犬吠林飛鳥影寺出鐘聲灌木蕭森小莊歷亂宜牛羊雉點花鳥投閒

湖○湖光玻璃萬頃桂楫蘭槳主鷺盟唱漁歌圍成浩景何如溪上灘頭洲前汀外練紋如帶篆影平沙蘋末風生蘆頭雪落烟寒雲澹石白沙淸花打漁人之笠鳥嗅渡口之船瀟灑容與别有致乎

潭○臨潭設磯澄心危坐智者所樂若取於泉須萬斛之珠纍纍不絕山頂石罅襯蘚澑苔一見沁骨聲入空堂光涵虛牖松風瀟灑竹韻琮琤移竹爐茗椀就之

水簾○水簾森懸玲瓏爲佳如鮫人之館氷綃萬丈瀑布飛流遥掛爲佳如銀漢傾翻走丸峻坂總宜怪石巉岏丹崖翠壁猿聲嘯月蟾影流氷令人塵心俱盡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粼粼裝砌階除軒窗隨
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
無拘此樂何如倚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
嬴得工夫好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
畫還也奇哉有幾株松幾竿竹幾枝梅花木
培栽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
貴幾時來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

短短橫墻矮矮疎窓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叠嶂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無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筭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地莫也風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篘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閒一步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卓月道人焦山游記庚子九月梧葉清寒商音漸作插萸斷萬里之魂舉盃無白衣之贈值兒南闈歸鳥耕三載蠹食一車吾方勞於畫荻舟已倦於載愁滿城風雨相對欲絕與愚公言尚子平五岳事因及於焦之山江之月秋之天獨不及遊之輿以予病之倦兒戰之北未可慫慂十五日霽色可人江月莫今日若也乃邀石倉不拚至皆躍然余壯其無隔

宿之謀牽衣之態乃携童子嗣匣泛舟出邗河忽愚公以腹痛不能行客興爲減風至掛帆船頭作浩浩聲若王子安過鄱陽時也換船出瓜洲鬧榜人手舞指玉皇閣大戰事詈水皆赤因思完顏亮金兀朮遠近事孰爲後先艮堪深悼日晡昏鴉萬點舟隨落雁羣抵焦山至松寥閣僧門已扃作露處之憂投水晶庵又以江干未靖不納石倉操揚州音僧

乃了了遂息於水軒徐步松下黑不見路遥
聞歌江上數峰青疑鬼揶揄樹下舉頭見星
不見月僧云月蝕已既乃與石倉相嘆此來
爲月月乃如此尚敢他求乎歸宿僧寮聽法
堂鐘鼓旅思悄然十六日策杖登焦嶺長松
百尺石磴間皆唐宋人題識剥蝕不堪讀過
鍊丹井憇華嚴閣遇古樵於崖磴險幾不能
攝指若爲石屋若爲石屏若爲石龜肖似奇

絕登觀音崖山迎人面蜀道之難或同於此
眞一巒作萬里之勢進僧舍小寮阿閣與雪
竇雲崖穿插於鳥道樹巔之上余謂空中樓
閣不拚日此吳道子得意筆也轉半山尋歸
紫兒躋息山腰能上不能下因思昌黎登華
岳而哭信亦有之徐至山後望焦門慧印僧
談東來事海船千檣龍腥入寨各有懼色諸
君爭拾石子盈袖余匿二塊過海潮庵墻內

樹多香橼時正初熟纍纍青黃籬扃不能入尋歸午餐剝啄聲甚壯奚童報愚公至諸僧叢問居士何來愚公不省云舉世皆聾於心臣獨聾於耳慧印以側理索題木樨余因署揖龍軒云十七日謁漢隱士焦孝然先生祠先生生漢末無父兄見漢衰乃不言常避地於此冬夏皆袒臥見婦人輒頭面撲地僧恒玉云吾心不見何必乃爾石倉云此必喜見

衆皆鼓掌下山足尋瘞鶴銘爲潮水没所有六十餘字傳爲王右軍書蘇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顔魯公又疑是顧况又疑王瓚今審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陶晚號華陽眞逸而銘後有華陽眞逸撰老僧倔强仍執右軍余捨之上雲深庵出四面佛是謂焦頂楊椒山有碑愚公讀之唏嘘塔基尚存爲勝國伯顔所燬小童忽背僧放爆竹聲振林谷萬木

皆響僧回頭急止之江南哨船在因作立馬
吳山狀以駭客愚公瞪目不知所云南望岷
峨徘徊雲際作萬里想石倉促華嚴閣看落
照徐步而歸十八日山色空濛桐竿竹葉作
淅淅聲開揖龍軒水窓飛濤濺衣清凉可漱
因歌石肯堂對看雁影橫空木無留意聽潮
聲入夢山也怡情齒骨爲之俱淨沙彌報古
樵齋熟愚公不搶却然我輩此來非飯後鐘

拉之同往看文王鼎款識在內千秋之下如對西伯篆籀或有識者然吾輩終不知之勑書爲焦光撰宋祥符六年黃麻與印泥如故六百年神物諸君或未之見又出方竹杖愚公云李德裕向日之贈山僧業已漆員衆皆絕倒至客堂叟僧枯坐扣之居此寮七十年余與石倉言慣嘗炎冷滄桑者其爲此僧乎余欲尋菊老僧欣然鄉導余止之恐有事老

僧云窮和尚冷薄粥兩碗便了一日公案見云聞之悽然松間木魚聲知已晚課尋菊不及十九日櫛沐畢不揜鐫刀光珮響句爲贈余云此道人十年前塵夢不揜云捨此則瓢衲生涯公復寧耐余曰不能姑以應之停午登别峰庵囘望秋潮灌海平波如鏡路入雲巔身行樹杪眞與山陰道上不殊僧無隱寧波人談弋江爲令事蘿青爲守事甚悉僧於

半閣拂几各評此山之勝有謂不動舩有謂
松寥閣有謂觀音崖余謂山幽木古竹茂僧
閒則此庵爲最因五人分韻各賦一章二十
日兒尚以獅子眼未尋不捹欲先回余云同
出而不同歸楚昭王覔履之意何在因買舟
東卷慧印作惜别狀石倉亦爲兒女子態大
約山之經治亂僧之經去來江上巳多遭何
用爾爾舟溯安流中紅蓼白浪與漁鷖相上

下回首焦山尚作去國離鄉之感徐抵甘露港從瀶馬澗轉北固山多景樓與解脫殿不知孰是惟鐵浮屠宋元豐年造吾鄉楊文襄公有詩眞先輩之音可讀北望揚州微茫在目崖前寒潭秋月爲武安王書石倉言之甚確余未之信甕城四望禾黍離離令人有今昔悲舉頭塔影懸空各有日暮途窮之想迺從舊路歸覺與來時較近因問不拚上山與

下山孰易不擀曰下山易做人亦如此因爲
默應愚公談孫仲謀建都事不覺舟過銀山
望浮玉烟火知息身之有地廿一日五更拉
石倉立玉帶橋看月邪許與欸乃聲南北悄
然漁火禪燈遠近寂無所見相嘆陵谷之遷
易乃如此天明用彰扶病敘往事向不擀云
先居士尺幅僧秘爲寶今居士入山空歸吾
山之妙高留雲虛設矣因出紙索畫不擀應

之然歸心急殊非本意過龍王廟愚公見王覺斯濤字從巾而不從水與僧辯論幾欲碎石余云覺斯遠隔嵩洛今歸道山雖欲起質不可復得然愚公終以爲此來不了之事歸舟霜螯斗酒柳岸片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子瞻之後吾輩豈敢多讓王季重云稚遊不解老遊不前孤遊不語便遊不敬怯遊不慊今吾輩之遊則酌衷於數者之間至於鳥性

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卽彼我之共在
不相告語者今之爲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
形似登涉之次第云耳嗟乎游何容易也而
亦何容易語人也因爲之記

附金山吊韓蘄王廟詩云江島明禋歲月殊
將軍遺慟海天孤將移趙宋成前代人去張
劉幾丈夫巡徐難回遙塞聳樓遲合住近城
湖若教君有銘功地不在杭都在汴都寺僧
勒石於
龍王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七刪逸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八

邗永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明敏

日暮思避難有呼之以酒食者不起也世亂思隱避有招之以榮祿者不出也然則聖人之於死生亦高士之於進退庸人之於寐興已耳

做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浪子事事皆虛浮

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家庭之內或有意外之變至身之不可保於故典中屢屢見之誠可嘆也嘗觀劉表二子琦琮後妻蔡氏愛琮惡琦琦請諸葛謀自安之策亮不對後乃與亮登樓去梯謂曰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我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此可為值家變者之法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于賈詡詡默然不荅太祖曰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明初歷代帝王廟成太祖親祀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增此爵

金陵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集賢門門字無鉤

初詹姓者書門字着鈎上命粉塗之至今粉跡宛然葢謂士人當令出用不宜錮之門內云

劉誠意初見上上與坐賜食問曰先生能詩乎對曰儒生事也上舉班竹筯命題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妃曾灑淚痕班上顰蹙曰頭巾氣甚基續曰漢家四百年天下都在留侯一借間上乃大喜

元朝皇帝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言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荅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

問曰此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荅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時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由無名乆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葢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荅曰既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雋矣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瑤華太后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荅者張黃門在下座抗聲曰以

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安祿山將反前三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掠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日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聲言而去於是行

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宋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蘆中取乾豬脬十餘納氣於中環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豬脬蓋預備者客遊之人不可不知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

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天
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爾
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命左右肢解之敢
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
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
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奔

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
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
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
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
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公問故對曰臣笑
臣之隣人也隣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
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矣公乃引師

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親執井爨不置妾媵齊丘遺有姿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如舅姑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侍之人見之如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請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搜林莽草際有一櫃扃鎖

甚囧王命發之乃一少女問其所自云姓莫氏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獵方生獲一熊因置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姝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惟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

處置此僧也

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娼進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每爲新聲延年侍上酒酣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帝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

人謝不見願以王及兄弟爲託姊妹護之夫
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弃
我尚肯追思憫錄其兄弟者哉夫人卒上憐
憫之畫其形於甘泉宮

施純京師人登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
洪亮初任給事中尋陞鴻臚少卿先是國家
常朝諸臣面奏事當進行者上荅曰是及成
化十六年上病舌澁稱是不便純揣知之獻

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盡以照例字易之上
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上寵愛之遂轉
純禮部侍郎未幾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人
謠曰兩字得尚書何須萬卷書純妻貌甚端
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嬪鮮麗咸屬目
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
書施純妻命賜鈔端視久之顧侍人曰向者
本朝選妃何不及此又顧曰夫人向後不必

更入朝云

神宗朝秉筆太監某閩興化林氏子也七歲誘拐至京閹之進宮遂至秉筆時尚理財各省遣內臣督理差閩者秉筆與言吾興化人母尚在坊址隱隱可考亟爲迎養至閩首命撫按勒報果母在護送進京秉筆見之不悅試看老嫗形狀豈我之母逐出行乞又限迎其者官悉難之是時有山西老妓流落福州適

風鑑與言爾勿憂六十一上富貴不可言妓謂謔已京支屢促之撫鎮無措按君云是何難也微示有司如婦貌豐滿發謫者即可報遂有以老妓舉者撫按取見即命送公館着以蟒玉珠翠儀容奪目乘傳入朝秉筆跪迎曰眞吾母也抱頭大哭在閫之官無不超擢妓享之以終其年

至元間别兒怯不花爲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

轄土人不得爲掾史時左丞佛住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爲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

趙相挺之使金方盛寒在殿上金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近侍指示之蓋閹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旣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

而無血抑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價甚貴方匕值錢數千

金遣王汭來鄰盛談金人之勢曰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語甚奇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士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於今政以詒恩於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聶山胡直孺同爲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爲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宋孝宗幸靈隱飛來峰問僧淨輝曰旣自飛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瘥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

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宋丞相史彌遠欲占育王寺作墳衆僧倚首莫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欲一策阻之作偈曰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欲作墳不知主何意因題於通衢史意遂寢

北史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

勵勛劼勉高祖曰朕皃傍有心卿皃傍有力荅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此見周文玘開顏錄然亦善於應對者也

齊劉繪闕里人爲河東相居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荅曰未審夫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有僧問諸弟子曰虎項金圈誰能解之衆莫對一人突出曰此金圈何不令結者解之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閽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向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道君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莫不爲之絕倒

宋理宗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彭大雅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謁武侯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

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出師表也聞者莫
不服之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
龍麟洲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
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
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無辭時先生
負海内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
遂書一絕云薔薇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
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

是舉席稱嘆益前輩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
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
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乃操觚循堦
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
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
也
物之御物大率用巧夫虎之飢也時或食鰕以

尾投水鰕謂蝯也而集其中虎尾一掉鰕入其口者以百計矣山鯉之飢也時或食蟻以舌垂地蟻謂擅也而游其上山鯉之舌一卷蟻入其口者以千計矣鼠欲竊卵恐無完卵也一仰一俯仰者抱俯者斲而曳焉而卵乃不壞鼠之巧也猿竊麻子虞其撒也一抖擻其毛蹲而伏一攜麻桔而出其子置之毛中用唾封之比至入穴唾乾毛散麻子盡出猿

之巧也小人之用巧皆若是耳夫惟麒麟不履生草不食生虫而未嘗飢此謂德勝不以巧勝

夫言有至微然聽而繹之可爲養心之助者即當審記余官姑蘇偶見白公集中自謂官吳數年未嘗置太湖石一片余曰白公喜水石何乃遺此張伯起答曰如此累心事白公不做嗟嗟世之可以累心者不少矣過而不有

心境自適寧獨石哉又聞王元美鎮鄖曾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公薦某人是薦其詈我者也自此以往凡求薦者爭詈公矣薦而買詈將毋愚乎公笑曰不然我不薦他他更詈我余聞此答不覺胸次頓開計較之念一時都盡嗟嗟兩君子者俱吳名賢也故服伯起之言命曰清心丸服元美之言命曰寬中散其於窒慾懲忿收斂寧減華扁

哉語云至言藥也信夫由江晴麓亘史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

煬帝積黍行舟處

錢世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磚故久而不

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以

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

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荷盆沉其下上嘉其能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瓶內沃以沸湯密封瓶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屠緯眞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憐者昏夜食

猴羹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髑髏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之則見孝親不見矯駕見愛巳不見餘桃及其惡也則見矯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巳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餘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黳然而黑

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幘與女人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宮貴之庖則作

美想出貧賤之厨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惑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恩其傷燈火恩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於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寃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

翹愛則祝願惡則咒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問人

有一主一僕久行役忽登一山遇豊碑大書太

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
後擲擲官人不識字只是太行山安得太行音杭
山主叱之僕媚笑不已主有怒色僕反謂官
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
與官人若是太行杭山官人當賞某錢一貫主
哄而背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
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
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是太行杭山僕在側

覩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僕請錢即往沽飲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是士君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大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杭）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等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今之有眞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辯古借七陽押韻實入庚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八明斂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九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循理

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

但家當孝弟力田雖不識一字固全德之民也人盡爲鳳孰爲之鷄要以鳳自全鳳德鷄自

全鷄德

凡人行巳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乎葢公平正直乃持巳道理當然即道高天下德出人羣亦是儒者分内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而人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足怪者故

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專氣致柔發光善下直把此身做至愚至賤無知無識甘於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毀譽不營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矣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如瓶鉢中花其根不植其

萋可立而待矣

方正學公年九歲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幾却向桐江釣煙水讀此詩即劉文叔復作安能自置一辯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索飲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

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林艾軒曰余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眞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葢聡爲奔競云耳豈眞懶於人事者哉

先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冦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皭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

尤安禮字文度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爲都憲又奏曰臣無才遂擢爲貴州參議罷官歸吳有一子先生命之灑掃執箒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厚之風

矣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郡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眞今時絕無而僅有者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一舉子下第語余曰塲中苦盲試官爲祟徃者

弗取取者弗佳余曰爾欲盡侵造化之權乎夫試官具隻眼者文之好醜一見立決其誰能欺此之謂文衡乃一榜之內蓋有其身積德預錄於冥司或祖父累仁食報於後世而其人之文不能佳固鬼神所欲加佑者於是使盲試官冒醜爲好從而收之此則造化之權不盡爲人用而自爲用乃知士子修文爲陽贊修心爲冥契

貞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儉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吾鄉有仕奉常而歸餽者逆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既而族姻交賀即讐者亦蒞恥悔謝獨隣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

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記而謹書之

前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乃訓子曰使

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弟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吳中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燿雲閒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闗白耒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

之而元美仲子士驌燿翁奏燈懋敬子相俱自負貴介又驌能文章燈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叫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窟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塲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者也乃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

首事。前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日攝。日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擒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

然鞫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驌
戍喬配巳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寃竟成
疑獄久繫士驌家有厮養名胡忠者善說平
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宋
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
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驌每携忠酒樓胡作
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閭閻乍聞者輒亦曰
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驌罪至收之囹圄

此其情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驕等自恃高門大闊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舞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媒禍如士驕輩者

虞某起高樓臨於大道日夕宴博樓上博勝擲口而笑適二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中客

舉面值其笑二客恚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

亘史云天意之怒見於徵兆惟心乎畏天者自能測之毋犯其怒而能自必其命余益驗諸舟人巳辛酉之夏舟過豐城日亭午天色光瑩萬里一碧然甚暄熱偶西北有黑雲起初如蓋漸蔓衍鋪敘如絮舟子謂余曰宜泊舟余曰晴霽無風奈何泊彼前舟魚貫檣者槳

者皆弗泊也而奚泊舟子曰惡風至矣不泊且覆遂維舟於岸首尾皆植樁焉余乃携一童子登岸頗舒攣縮少憩賣漿家俄而震風大作屋瓦羣飛如蝶俯視江心白濤山立高十餘丈前舟覆者凡十餘艘人從波中出沒如鶩鳧亂鴨死者十六而余舟獨完浪亦翔入舟尸行李俱濕乃取酒犒舟人曰非汝早見將江魚腹中又葬楚人骨矣然汝何以知

天且風舟子曰天氣怒應有怒風我輩江行久故能測測其且怒畏焉而謹避之前舟者非必不測蓋直以爲不足畏恃焉而及於溺可怪也已嗟夫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

求全其心之慾則斃斃乎百歲之間無須臾
之不憂也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須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
天道甚分明
廣陵瘦馬之俗歷爲司牧所禁未清其源今則
尤甚射利者收貧戶女飾脂粉習聲技遠嫁
四方爲婢爲娼轉展相悟目所經見比比皆

是又或以親生女利其財勢遂不計遠近離隔年歲相當才貌相配僞稱塡房暗實爲妾母少于子婿長于翁床第愁怨難堪家庭覩望失序從中恐氣事外搆非又或遺腹孽子守則終身悲苦嫁則無窮磨害養女傷恩人倫道喪陰隲所關其爲父母反不憫焉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名利皆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爲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

賣菜傭持本換利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荅葢不敎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
拿錢會傭不若

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所謂齋者齊也
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
也無一日不齋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
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
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況在茹素之日事至
吾前輙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

爲也

禪家謂六道中惟人修行最易畜生最難蓋有知無知之別也余鄉每數年常有蛟出大抵蛇所變云土木之類久乃成蛟夫蛇無知者也然蛇性喜食生物而此獨不食則又似有知此所以能成蛟從修得也噫人固有知靈於萬品而甘於啖物惟食弱肉則蛇之不若欲不墮畜生道安可得哉

有穿蔴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値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宋媛朱淑真詠懷云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

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綉折金針却有功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瞎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識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

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許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嫌疑既遠斯可與久處矣

張德遠戒嗔怒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强不可屈物屈物者柔也

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蓋言禮可感人夫禮非獨可以感常人即大惡大不肖之人亦未

甞不可禮感蘇溪有一素封朱姓者素醇善
里人皆慕値凶歲羣盜夜入其家行劫朱知
盜入亟起肅衣冠出拜曰勞苦將軍惠顧老
漢羣盜皆釋戈與揖遂安椅櫈延盜次序坐
亟命家童執羊豕宰之致享几筵尊俎先後
羅列乃崇肉豐饌躬親行酒盜皆就席懽飲
朱復諭家僮曰將軍等不棄貧老遠來顧我
恨我囊中不如往歲可人封十金布十疋爲

將軍秣馬之助凡二十人皆一律及家僮持金布出盜欣然受之再拜謝曰我輩窮故來相費願以他生相報盜收畢辭去朱送之門諗曰數年後貧老家事若少克煩將軍再來看看盜曰感公高誼若再來犯天且殛我矣朱老雖不無費於盜然神閑氣定何等自在又有張公者家亦素封羣盜至其家張不勝忿與之辯且固云家實無蓄靳不與盜乃縛

張公撻之火炙之鬚髮爲焦强劫三百金而去比去甫一里張公率健僕操刄往追殺之盜反戈相向刺公數鎗腸出死其子文學張明詔者篤愛父有俠氣乃自裹糧携慣捕者數人跡盜於深山中盡得之縛而告公之靈然公所爲死於刄則亦不善處盜之過矣無論如朱與盜揖讓郎三百金巳出門若遺焉可也奈何以七尺之軀爲金殉哉蘇子有言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之手言身重也非獨盜賊天下之人其不當與較而當姑容之者亦多矣非容彼乃自容也

開元十年勑宗室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爲而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爲乎時訪問

休咎計筭得失其於形迹已爲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覘休咎卒遇搆陷可至赤族顧乎世不覺爾近世卜相之流假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洪武間奉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府軍

衛千戸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又奉吉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皇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爲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

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閣人不許稱太監承奉樂中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後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扮仙道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聖賢帝王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燬此等事法度之嚴如此

又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帶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帶皂冠身穿皂背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九循理 終